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 
第七十七回 邱佐卿重諧鳳侶 陳國舅朋比為奸

誰把鸞膠續斷弦，彼蒼默佑總無偏。別時莫道相逢日，月有盈虧缺復圓。

話說張太太見孫理刑同二欽差搜寶回去，心中又氣又苦，罵道：「孫成這狗男女，我與你無冤無仇，你三番兩次與我作對；今番又被他搜去國寶，若還奏上朝廷，合家性命必然難保。」

我非得再差人去嬰山叫沈勇，務必帶齊人馬，半路奪回方好。」

如今不說太太之事。再說三位大人回進衙，孫爺即將二次搜寶做了文書，詳報上司。吩咐備酒款待欽差。陳爺道：「且慢，小弟有一樁心事未妥。」孫爺道：「什麼心事了，陳爺道：「就是救小弟那位邱恩嫂，須要年兄備乘暖轎，小弟親自送恩嫂回府，表他貞節，使他夫妻、母子團圓，我心方安。」孫爺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就對家人道：「你去備一乘四人扛暖轎來，我同陳、週二大人，親送這位孫娘子到東關外邱家莊去。」家人領命，即刻傳衙役備了一頂大轎，陳爺就請孫氏大娘上轎。

孫氏道：「奴家蓬門之婦，怎敢當三位大人相送！」陳爺道：「恩嫂言之太重了，快請上轎。」於是孫氏娘子上了轎，三位大人後隨，一路來到邱家門首。

衙役拿了名帖到門上，只見一人立在門首，兩手抱著一孩兒，在門首買糖果與小兒食。衙役便問道：「邱相公在家麼？」

四府太爺同欽差陳、週二大人來探。」邱仲接帖一看，心中暗想：「我與三位大人素無情面，如何今日親身來拜？」便對衙役道：「邱仲就是在下。不知三位大人到此有何見諭？」衙役道：「非為別事，特送大娘回府。」邱仲道：「你不要哄我。我妻子春間被強盜搶去，至今日杳無音信，三位大人如何曉得？」

衙役道：「在下也不知詳細。相公接了三位大人，自然曉得。」

邱仲只得入內，端正衣冠出來，接三位大人進廳，口稱：「大人台座，容生員邱仲叩見。」陳爺說道：「不敢！恩兄在上，弟輩也有一拜。」三人謙遜讓位坐下。邱仲正要開口，只見一乘大轎抬進廳來放下，轎內走出孫氏娘子。邱仲一見大驚，忙出座位上前說道：「賢妻呵，你被強人搶去，怎得回來？」

孫娘子只是低頭不語。陳爺忙上前說道：「恩嫂請進香閣，待下官與恩兄細說。」孫氏進入裡面，陳爺與邱仲依舊坐下。

茶遞一巡，陳爺道：「弟陳三枚，在京官授兵科給事之職。」

蒙聖恩欽差來到荊州搜寶，同此二位周欽差、孫老先生往相府收了四宗國寶回京。船停湖口，至夜被強人搶寶上山。下官急忙跳入水中，又被賊首拿去山寨，幸蒙恩嫂解救逃走。恩嫂即欲投機捐生，下官再三勸阻，故此特同兩位親送恩嫂回府代白貞節，使恩兄夫妻、母子合家團圓，以報救命大恩。」邱仲道：「呵呀！如此說來，大人真是我的恩人了。若非大人勸阻，我夫妻、母子怎得相會？丫頭，你請大娘抱小官兒出來拜謝。」

陳爺慌忙攔住道：「不消，下官特為表白恩嫂貞節，故同孫、週二大人親來到府上叩謝。今心願已酬，即此告別。」說罷，就同孫、週二位起身上轎。邱仲款留不住，遂送出門前，各各拱手而別。

陳爺道：「孫年兄，此番寶貝解京，恐怕又有強人打劫，如何是好？」孫爺道：「弟早已打算了。今日弟相送大人起程，將真實寶留在弟處。大人只帶空盒下船，傳揚二位年兄已經解寶進京。弟這裡暗暗差幾個能乾家人，駕一小船，內藏真實，尾著大人船後，一同進京。路中倘有不測，真實還存。」陳、週二人道：「此計甚妙！」就把寶貝付與孫爺，捧了空盒，坐轎出衙。四排府道相送，一路宣傳：「欽差二次搜寶解京。」到了碼頭下船，兩下拜別。刑廳回府，暗暗差四個得力家丁，藏了寶貝，隨後跟隨不提。

那張府太太，差人前往嬰山，叫沈勇奪他寶貝。誰知來到山中，寨屋俱無；一向恩養的人，一個也不見了。家人只得忙忙回府，報與太太。太太大驚道：「如此怎好？兩個孩兒又被他拿去，家中五個男人，怎能計較？你們內中揀一個能乾的，與我再趕書信上京罷。」家人答應一聲退出。大家相議道：「兄弟，你我看相爺的勢敗了，我們在此，將來必然性命難保，不如各各收拾逃走去了。」

再講前日的家人，由狗洞爬去送信來京，到了太師府外，進入府中，呈上書信，太師拆開一看，大驚失色道：「呀呵，不好了！孫成這匹夫如此可惡！聽了海瑞之言，竟與老夫作對，將我三兒拿禁獄中，又把我家奴與族間弟兄盡情懲罰。我幾次要動本，怎奈耳目官海瑞十分厲害，因此不敢下手。不想今日又把四兒拿去，搜出國寶。若被他奏聞朝廷，取禍不小。咳嚇，太太呵！我曾差家人提書回家，專叫你將國寶焚毀滅跡，怎麼不聽我言，被他搜去，如何是好？如今事在燃眉之急，我只得二路救應。嚴福過來！你帶能乾勇猛家丁一百名，速速出京，見瞭解寶之官，只說海老爺吩咐護送的兵丁，不必跟隨。那周、陳二位差官，必然聽信。他跟隨家人有限，騙到曠野之處，連欽差一起殺了，劫取國寶回來，重重賞你。」嚴福領了言語，自行打點。

太師又叫家人去請國舅陳爺相見。家人領了嚴命。須臾，陳國舅請到。太師接進，吩咐備酒。二人飲了半晌，國舅開言道：「不知太師親翁呼喚有何吩咐？」太師道：「弟有一言相懇，望老國舅親翁垂救。」國舅道：「豈敢！有何見教，再無推辭之理。」太師道：「弟蒙，先帝托孤，在朝廷保駕，無不忠心報國。不料海瑞來京，與下官作對，把吏科給事孫成假降作荊州四府刑廳。那孫成依了海瑞之勢，在荊州屢次與我家作對。」

把我三男監禁牢中，又將我四兒拿去。假說我家私存國寶，兩次到家吵鬧。弟想孫成與老夫作對，前世冤仇了，斷斷饒他不得。特請國舅親翁大才賜教。」國舅道：「據老先生主意，要怎樣他？」太師道：「弟想要殺他，方出此恨。」國舅道：「這有何難？只消太師上他一本，就要活不成了。」太師道：「若上本，是極容易的事。怎奈徐千歲是他妻舅，又有海瑞照應，故此不敢奏他。」國舅道：「既如此，何不瞞了徐、海二人，假傳聖旨一道，把孫成斬了，何難之事？」太師道：「不可。荊州百姓素愛孫成，聞知朝廷要斬他，倘或激變起來，此事便弄大了。」國舅道：「既如此，便假傳聖旨，說孫成清廉正直，特召進京，加官進爵。騙他來到半途，再傳假旨，將他殺了，豈不乾淨？但這道旨意，必要托太監孫鳳打了玉璽，差人扮作差官，悄悄出京方好。」太師喜道：「此計雖妙，但是孫成為人強橫，若中途斬他，他倔強起來，要到京師面聖，這便怎處？必須親身前去，他方不敢違拗。」國舅道：「老太師，但是叫我怎樣法兒出京呢？」太師道：「待老夫奏聞聖上，說國舅要出京公幹。」

國舅道：「噯嚇！老太師，我做國舅的出家，有何公幹？倘被海瑞疑心，連我都有不便了。」太師道：「我有句話在此，只是不便說明。」國舅道：「但說何妨？」未知太師要說何話，下回分解。